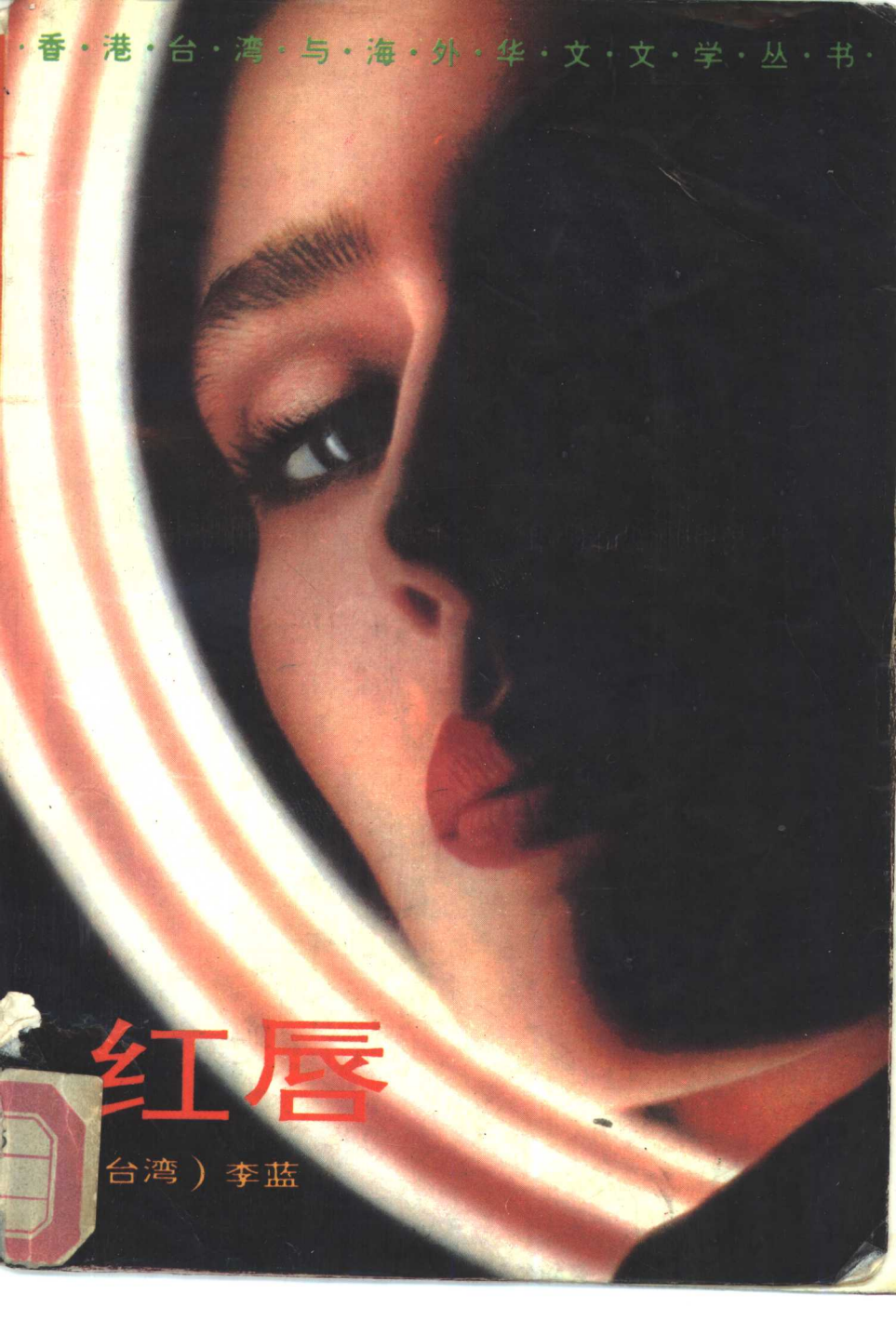


· 香 · 港 · 台 · 湾 · 与 · 海 · 外 · 华 · 文 · 文 · 学 · 丛 · 书 ·



红唇

台湾) 李蓝

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

红唇

(台湾)李蓝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红 唇
(台湾) 李蓝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北师大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787 × 1092毫米 32开本 9.375 印张195 千字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17050 册

ISBN 7-5059-1480-4/I·1020 定价: 4.25元



作者小传

李蓝，祖籍安徽合肥，七十年代赴美国留学，多年从事新闻工作。其著作有小说《绿印》、《凌晨两点钟》、《一个美国移民的故事》、《红唇》，报告文学有《岁月与山河》，散文集有《我们看花去》等等。

序

写完《红唇》之后，我曾经决心短时间内，决不再用文字写作了，因为发现到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反复用了许多文字，也仍然不能把那个简单的问题说清楚，因而我才忽然明白了达摩西来，不立文字的原因，特别是直指人心的情况，更不是有限的文字所可以概括得了的，同时更明白世间事，都是“相对”而没有“绝对”这回事。（所以《红唇》里面，才出现许多双关语。）因为人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，所有的欢乐、哀愁都由这个主观的“我”制造出来，为这个“我”造出了许多“景象”，却又迷失在这些“景象”之中。庄周有“梦蝶”，佛家说“回到父母未生前的原来面目”，哲学家说“宇宙一场戏”，无非都是解释“心”和“景”的关系罢了。

所以，我这篇小说，如果以传统读故事的

心情去谈它，确实匪夷所思，关于这一层，我必须先说明一下它的缘由。

两年以前，我原有一篇小说的模型，旨在说明人间什么事都是相对而没有绝对，譬如你要监视一个人，固然对方失去了自由，同样那监视他的人，也相对地失去了自由，不过一个是有形，一个是无形的罢了。我觉得那无形的损失却更大。当时台大心理学客座教授郑心雄刚从美国回来，他自己也常在报纸上写文章，并且对心理学应用在文学的表现上，很有一番抱负，也许他自己事情太忙（当时正在筹建一个心理建设示范区），便把这个构想告诉《幼狮文艺》主编诗人痖弦。痖弦认为我的文字适合写这种细腻的心理分析小说，要我和郑心雄教授谈谈，给现今的小说另辟一条新路。郑教授提供我许多“个案”资料，他自己构想是写一篇人格分裂的小说。我过去也读过这类的小说，像莫拉维亚、爱伦坡的短篇，长篇如《捕蝶人》，就是极精细的心理分析小说。然而，对于我来说，除了这种分析之外，一个作者还希望有所建造——这可能和我自己喜欢研究哲学有关，而我一直认为哲学要有心理学作基础，两者是互有关连的。于是，我把自己的那篇小说的模型告诉了他，当时他曾提供我许多意见。我把整个大纲整理完写好，寄给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，我知道他对文学有相当认识，对于这样一个题材，可能会接受。果然，他又给了我一些意见，对于少年时期男孩子的心理反应，给我不少资料。因而才有《红唇》的诞生，事实上，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完成的。

这篇小说的语言运用，可能给人较古典的印象，因为我发现中国文学中，最美的部份，还在于中国文字的自由组合

和意境渲染，这和国画的精华在于线条的应用和水墨的渲染一样，它们又一齐归到哲学《易经》所谓“生生不已”的变化里去。我以为中国的文学、哲学和艺术三者是紧紧地完全结合在一起的，所以，我决不肯放弃这种优美的艺术形式。但是，这种较古典的文句，容易将部分读惯写实主义作品的读者，带上一条歧路上去。而他们现在看不到故事，只是觉得迷糊，不可解。另有一部份读者是新派的，因为受了欧风美雨的影响，便把它带到同性恋这个时髦的题材上去了，因而不免失望。

其实，我这篇小说每一部开始的短文和全书最后的结尾，都写得非常明白，作者无意说明这个时代的现象——我个人的文学观是，社会的现象，是时代之下嬗变的产物，而时代的变动，还是因了外在的因素，也都是由于“景象”所造成，生生灭灭嬗递变更，都是自然的常性。当然，时代的代言人这类小说，也是极重要的一种形式，写实主义大师如罗曼罗兰、托尔斯泰、索忍尼津等都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的里程碑。可能读者不能习惯《红唇》的文学内在形式，认为它是魔异、叛逆的，尤其对于对话中的许多双关语，很难捉摸（这就是我觉得文字之有限的所在了。）我们的社会里，还仍然有许多人是停留在浪漫主义、理想色彩的阶段上，他同时也非常情感地把别人带进到自己的模型里去。然而，这世界之所以有文化、有生气，还是因为有各个独立的思想产生。而我也相信未来的世界，人与人之间的外在纠缠，会逐渐减少，每一个人都会回到他自己的内心，寻找他独立的人格；人比现在理性，他只面对广大的宇宙和为自己的生命尽责，人的心胸会扩大，视野也会扩大，我们一方面对自己的

生命“尽生”，一方面也尊敬旁人的。我们会比现在更客观地活着，真正完全自由地活着。

我觉得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，作品就是他最好的说明，阐述或在理论文字上来界说，已是多余，那是理论家的事。我在这里再说下去，就是晓舌了。

李 蓝 一九七四年九月

(二) 戏

——《红唇》大陆版序

现在已经很少有野台戏这种形式了。

但是，在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一会儿，小学校附近的场子上，总搭着为酬神谢天的野台戏，一唱总有十天半月。我并不知道那些“歌仔调”的戏词，约摸晓得那些忠孝节义叙述的是什么故事。我喜欢的是那些涂红抹绿，认认真真在那里扮戏的角儿们。也非常惊异地发现他（她）们在后台上妆卸妆的时候和我们常人一样，过的是争争吵吵，柴米油盐的平庸生活。有时候戏班里也带着孩子，有象我当时那么大的，还有更小的，蹒跚地走着，哭得满头脸花猫儿似地去牵扯她正在细描慢抹的母亲——孩子的母亲一向扮演什么公主美女那一类的角色，看了简直令人不信！

这些戏班子从南到北，整年都在各个乡镇流动。搭台子唱戏，也不知道人生是戏？还是戏是人生？

最后一次看野台戏是在金门。那是一个初秋的黄昏，我

们一群人刚从海岸的望远镜头中看对岸厦门，一衣带水、咫尺竟成天涯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住在金门招待所里，同行的许多文艺界前辈，他们在大陆都有他们自己的“过去”，谈起他们的故乡、亲人，他们在烽火战乱里的生离死别。一个朋友说：“就是那年大麦黄的季节呀，在我们北方的土地上，那样高蓝的天底下，是一望无际的大麦田。就是那个大麦黄的季节呀，我和父亲穿过了大麦田，离开了家乡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”他母亲仍留在大陆，从此不知生死已经二十多年了。

夜风里不时听到野戏台上凄凄怆怆锣鼓铙钹的闹场声。锣鼓喧天，随风吹散得极远，有一种灯火辉煌，汉唐帝王丰盛历史一路喧哗过来的感觉。野戏台上正演着帝王将相、公主姬妾的故事，然而，因为自己不在其中，也不是底下的观众，由于隔得远，风声中听来只觉凄怆与悲凉，倒给这里曾经在人生旅途上生死挣扎、颠沛流离的那些人们，象作了一种背景音乐，窗外是浩渺的天与海，接壤着此与彼的苍穹与海水，然而，就象一种午睡时的梦魇，你一切都明明白白，就是醒不过来。

从金门回到台湾本岛以后，对我的创作有很大的改变和启发。

在台湾，一般我们将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的早期从福建移民过去的人，称他们为本省人，另一批是随国民党政权于一九四九年退守到台湾去的为外省人。

那段历史相会的初期，是很痛苦的；彼此不相认同；一个是带着弃儿的殖民地心情；一个是出奔他乡失败受挫的沮丧，共同在那个岛上学会一起生活、相处。这中间是经过了

非常曲折艰辛的道路，每个人都有他们过去解不开的历史的心结。

那几年我在台湾报纸副刊上写了好几部长篇小说，《红唇》是其中的一部，因为要顾及到大的政治环境的限制，很多作品只能是点到为止。然而，就是那样地提心吊胆，也还是不能摆脱被追查，提问的命运。

后来，就出国来读书了，本想把以前的人生作一个句号结束，不再涉及创作和文字，乃改读别的实用科目。谁知刚毕业已经到一家公司面试准备上班了，一位朋友，硬是苦口婆心，三番五次说服我去编一份报纸文艺副刊。

这又勾起我早先在台湾时对历史与时代的疑义了。我不能相信自小学课本以来所教给我们的历史资料，便花了相当长的时间，从各方面提供的材料中，来了解我的国家，了解我生长的背景和我们的时代。但是，我们主编的副刊内容，却不为台湾当局所喜，当然，不止是副刊，整个报纸，也都是他们不能忍受的，原因是在那个西方世界仍是对中国封锁的时代，我们提供了许多中国大陆的消息，让海外华侨一起来关心，为了这样的缘故，我们报社的一群为理想而办报的台湾年轻留学生们，全部被禁止返回台湾，为此，我在海外有十五年时间不能回去，也没有和家里来往通信，甚至我母亲在台湾病逝，也无法回去奔丧见她最后一面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中美终于建交了。然后，传来了“粉碎四人帮”的消息，接着是开放的消息。终于回到了我朝思暮想的祖国，终于见到了从来未曾会面的家乡亲人……隔了几十年的另一个世界。

我自己再也想不到，当年那个单纯的喜欢文艺的女孩，

因为一次偶然的機會，知道了自己生長背景的历史，便惹来了这往后岁月的奋斗与挣扎。

中国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，一直不停地在破坏与重建中进行；时而交替，时而并行。因此，对于人和社会等等的价值观念都失去了方位，人也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有些仓惶失措，这是历史的结，时代使我们迷失了。

我那时在台湾，虽然感觉到了大的时代面与背的不一样，感觉到了我们静听着一种声音的喊叫，感觉到了在历史的背后有一种惘然，有一种威胁，有一种惨睹，只是我们人在其中，不能明确地看到它的面目。其实，人生又哪里不是如此？《红唇》其实是象征，一种引诱，但由于我们的偏执，所以迷失了。这部作品虽已是十多年前写的，现在读来，那些人性中的善恶、猜忌，好象也还是没有变。

最近一年多来，海峡两岸都有许多变动和骚乱，使我不安，也使我关怀，因为生我的大陆养我的台湾，都是我无法忘怀的乡关故土。一位朋友从台湾写信来说：“放眼于整个国家民族，那支离破碎的国土和受过创伤的民族心灵，就是现在这个重整阶段，有迷茫、失落，也有艰难、痛苦与诞生和突破。”

也许一百年以后，我们的后代子孙看我们今日的行事，会更客观些。

一九九〇年端午节
于纽约

第 一 部

我们在人生的游戏中迷失了。

一

自从唯农的父亲过世以后，杜家很是沉寂了一段时间。

在唯农父亲活着的那个时光里，每天的日子，都是那么活蹦乱跳地像一座喷泉，充满了趣味、热情与魅力，即使是夫妻吵架，也是那么极富情调地像是两口子在调情。他在外头有事业，手面广，朋友多，极容易获得对方的好感；特别是女人们，也因为这个，夫妻俩儿吵闹过多少回。不过，他这点还好，玩笑归玩笑，倒一直没诚心在外头弄个小公馆或娶个姨太太什么的。男人在外头偷嘴总是有的，回家来擦干净了，也就不算数了。他早年曾经留学法国，很受到当时新思想、新潮流的影响，因而对他周围一切的人，都养成平等的习惯。他待唯农有时竟像兄弟一样。他的晚辈亲戚们和他开玩笑逗趣，他也不生气。他是这样一个值得怀念的人。

他太太虽然恨他在外头那种行为上的不忠实，但又被他那种风流情人的风采所倾倒。不管家里是什么女客，有他

在，他都要习惯性地和人搭讪说笑一番。女客人其实心里高兴，但当着杜太太的面，依然装作三贞九烈的样子说：

“杜太太，也不管管你们老爷，晚上罚他跪算盘珠。”

杜先生看看自己太太，意味深长地说：

“哪天晚上不罚跪？膝盖都长疤了。”

“女太太们笑得在牌桌上拍桌子打板凳，骂道：

“亏他说得出口！”但也还是喜欢他说这些浑话。

他太太把牌整整齐齐，选出一张废牌打出去。

“他呀就这点好，玩归玩，说归说，心还是在家里。”

“嘻嘻，”别的太太抗议了。“都老夫老妻了，还在我们面前调情哪。”

唯农的母亲坐在小客厅里正在给孩子织毛衣，忽然把这件事，翻起来重新在心里过了一过。她忽然把毛线针停了，仔细地算了算日子，都已经五年了。

丈夫过世以后，如同那活活的泉水，突然枯竭停止了一样。家里一向女人多；这么多小姑小姨，就完全因为唯农父亲的关系，而活泼有趣起来。如同童话上的故事，那些画着的小人、小马、小动物，受了魔术师的指点，一起走下来，开始活动工作，热闹非凡，等天一亮，这些小人小动物，又再回到图画里去。他们家这五年来的日子，也像个都回到图画书里去了。

也是因为他的死太突然了。才五十多年纪，正是男人最美最成熟的时候，如同一颗流星，突然破空而去。他是死于飞机空难。

唯农那年十三岁，刚考上初中。他是杜家的独生子，上

无兄姐，下无弟妹，一家人都把他当成命根子。唯农长得又清秀可人，浓眉黑发，一双眼睛透着聪明解人，不管是学校的老师，或是杜家的亲戚朋友，看见这孩子，都要赞美几句：“这孩子聪明漂亮，长大了决不下于他老子。”他太精细了，往往能注意到别人的小节上去。大人们言语之中，冲犯了他，他会记上好久，专会看人眉眼高低，挑人家毛病。大人们觉得他精，老人家背后说：“这孩子太聪明了，怕不长寿。”其实，那是他们过虑。唯农一向身体很好，母亲一心都在他身上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没一样不事先设想得周周到到。他从小到大，也还一直没什么毛病，就是那年出麻疹，算是一场病，以后连感冒都不常有。他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了，连他父亲也羡慕他，常说：“我小时候家里穷，多买双鞋子都还要寻思三两个月才敢开口。我每学期结束的时候，就耽心下学期没办法再读下去了。”他父亲是经过了一番奋斗的。留学是打工读出来的学位，所以他结婚很晚，生下唯农都四十多了。他就这一个儿子，想到自己早年求学的难辛，总不愿自己的儿子也像他当年那样去历经风霜冷雨。他对唯农就格外宠惯些，家里人也觉得对唯农父亲的那份歉意，就都补报在这孩子身上。

唯农也还懂事，善体人意，并不像一般被宠坏了的孩子那样贪得无厌，欲取欲求，也不和邻家孩子吵嘴打架。不管他要什么，从来还不待开口，就有人给他准备上了。唯农家的女眷们多，父亲辈的大姑、二姑，母亲辈的阿姨们，一个个把他捧在手掌心里呵护着。读小学五年级，就有女同学偷偷递纸条给他，更有的要约他去看电影，出去郊游等等。他母亲知道了，就笑说：

“我们唯农将来一定是个风流种子。女朋友排着队在后头等呢。”

“还不是跟他父亲一样。”他小姑姑说：“将来有得烦恼呢。”

他母亲倒不担心这个，她自己虽然是女人，但女人在她心中，究竟不怎么算数的。

“这孩子脾气倔，我看谁也降服不了他。”

姑嫂两个谈起这孩子，又心疼又高兴。

“真正是个孽障，”小姑子说：“跟那位宝二爷差不了多少！”

他母亲气急了，也会对着他喊：“我的农二爷……”

唯农说：“你们也别说我，我是命好，生着这样的孩子，就遇着这些人。你们都骂宝玉，其实，她们不宠他，他又何至于那样？”

他的机灵、应变，使家里的长辈女人们更要继续宠下去。

父亲的死，对他固然是一种变动，但还谈不上打击。家里只是冷清了，不象以前那么热闹，一家人都把对亡者的那份爱与怀念，一总儿又都加到他身上来。他也并不觉得缺少什么。

他小姑一直在身边服侍着他。当然也是他霸道，家里现在放着多少人，他都不要，单单要他小姑。那时候他小姑已经二十出了头，因为前两年闹了个花头，差一点没闹出人命来，这一年才渐渐安静下来，家里人怕她再有什么，便急着四处托人给她提亲。关于相亲的事，大家都避免让唯农知道，但是，这孩子非常敏感，常常能嗅得出那异样的空气，只要被

他知道了就大闹，把做媒的给赶出去，哭着叫着，不吃饭，不睡觉。家里人也不生气，只觉得这孩子任性，母亲便譬解给他听：

“女孩子总要有个归宿呀，她不结婚，难道要在我们家呆一辈子。将来你也要结婚，讨老婆，你总不能跟着姑姑一辈子。”

他只是不理，执意地说：

“就是一辈子不结婚也没关系，我们家可以分她一份产业，将来我长大了，也可以赚钱养活她！”

大家只当他是孩子一时使性子，因而照样进行着做媒和说亲。然而，总也没有一个中意的，后来一次，听说有个男孩子刚从日本回来，家世，人品，相貌，也都和杜家的小姐可以匹配，择定了会面的日子，由嫂嫂陪着去。那天小姑格外打扮了一下，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，或是唯农这孩子直觉得敏感到了，一时又哭又闹，捶桌子，打板凳，抱着小姑不许去。

“不许相亲！你要去，我就跟你一起去，我非把那个男的从饭店打出去不可！”

母亲生气了，觉得孩子宠得不像样，简直过于霸道了。他和小姑感情好，虽然是事实，但也不能这样疯狂地要把一个人霸住。母亲下令将他关起来。

“这孩子被惯得太不成话了，把他关起来，看他还蛮横不蛮横？”

这时候家里早乱成了一团。唯农一听母亲下令，先发制人，跳起来就去摔桌上东西，早有家里亲戚下人过来拉住。母亲气得发抖，命令家里的工人用绳子把他捆起来。

“就全当我没生这个孩子！”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地，想起自己不到四十就守了寡，更是新愁旧恨，都夹涌而来。

家里人当然不致于把孩子关起来，大家连哄带骗，只想把他带出去。孩子倔强，把拉住他的人又打又踢，并且发疯了一般，撕掳着对方的皮肉。

那边众人就乘机把小姑娘给拉了出去。走出去老远，还听见唯农在屋子里要打要杀地骂不歇：

“谁要叫她去嫁人，我就把谁杀了！我要去拼命，谁敢拦着我，我就不饶谁！”

底下是人的劝声，说好说歹地不许他走，他被人拉住了，走不开，只是扬着声音骂人。

那次相亲，自然是极不愉快的。对方看这女孩子老挂着脸，以为是讨厌他，跟着也影响了情绪，因而相亲的过程，在极尴尬的情况下，草草结束了。

等她回去，看见唯农还在自己房间里哭，把东西撕摔了一地。看见他小姑娘进来，只作不理。她想起这孩子如今父亲过世了，少了一个疼他的人，一向他什么都依赖着这小姑娘，比对自己母亲还更亲热些——他母亲因为接了父亲在外头的事业，常常在外头忙到很晚才回家。她觉得自己太自私了，看见这孩子气成这样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阵难过起来；不由得想起自己那段没有结果的恋情，同时也想起唯农的父亲，她的哥哥来；这杜家唯一的骨血，……她横竖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再活着的命，等于是捡来的，当下含着泪说：

“唯农，唯农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我不要听你说，你给我滚出去。这也不是你的家，你早晚是要找个男人嫁了的，你怎么会管我的死活！”